



# 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

俞 芳

浙江人民出版社

俞 芳 著

# 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

浙 江 人 民 出 版 社



1981 · 杭州

## 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

俞 芳

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

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

(杭州武林路196号)

(杭州环城北路天水箐境)

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4.675 字数86,000

1981年10月第1版 1982年10月第2次印刷 印数3,201—9,20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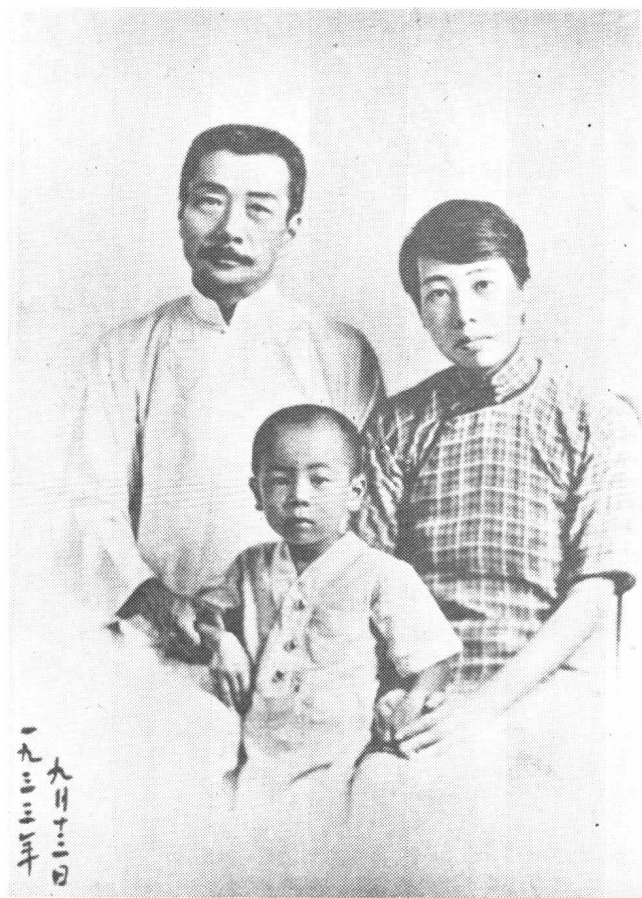
统一书号：10103·240 定 价：0.37 元



在北京时的鲁迅先生（1925年）



鲁迅先生的母亲——鲁瑞（1933年）



鲁迅先生一家在上海

## 序

鲁迅和周作人决裂以后，从八道湾的住宅搬出来，就搬到了砖塔胡同六十一号暂住，那是一九二三年八月初的事。在砖塔胡同住到第二年的五月下旬。这段时间虽然不长，不到十个月，但在鲁迅的生活上却是一个不平常的时期。

鲁迅在八道湾的时候就开始撰写《中国小说史略》。记得他那时住在南房，屋子里书架上、桌上、炕上都堆着各种小说。但校订工作则是在砖塔胡同的拥挤而嘈杂的小屋里完成的。在这里，他还写了《彷徨》中的《祝福》、《在酒楼上》、《幸福的家庭》和《肥皂》四篇小说。在短短的九个多月里，他还完成了《嵇康集》的校

勘工作，写了《宋民间之所谓小说及其后来》，做了《娜拉走后怎样》和《未有天才之前》的重要演讲等等。

住在砖塔胡同的时候，也是鲁迅生活最困难的时期。鲁迅受周作人和日本女人的欺侮，气出了一场大病，持续了一个多月。但是他顽强地和疾病作斗争。他带病给北京大学，北京高师（后来的师大），北京女高师（后来的女师大）以及世界语学校讲课，奔波于东西城之间；他带病写文章，常常彻夜不眠；为了找个安静住所，他四处奔走寻觅房子，终于在阜城门内西三条找到了一所破旧的四合院，于是向友人借钱买了下来；此后又是雇工修缮，一直忙到第二年的夏初搬进去，才总算稍稍安定下来。

鲁迅在这一段时间内的作品已是为大家所知道的。但他在这个时期的生活情况，却知道的人不多。俞氏三姊妹（俞芬、俞芳、俞藻）和鲁迅在砖塔胡同相处了九个月，以后又常常到西三条胡同去。鲁迅南下以后，俞氏三姊妹还常常去照看鲁太夫人，所以，她们是很了解鲁迅当时的情境的。现在俞芳同志把当时的情况回忆记录下



来，这是件十分有意义的工作，是鲁迅研究难得的材料。

鲁迅是很喜爱儿童的。他把儿童看作是民族的未来，中国的希望。但是他认为对儿童要有一个正确的教育。他反对两种错误的教育方法：一种是粗暴压服的方法，对儿童非打即骂，使得儿童从小低声下气，目光呆滞，思想愚钝，父母却以为听话，而长大以后不会独立思考，没有创新精神；另一种是放任自流，娇生惯养，儿童在家里成了霸主，要什么，父母就答应什么，待到走出家门，走到社会，却一无用处，什么都不会。鲁迅认为，对儿童要循循善诱，教给他们科学文化知识，使他们明辨事理；父母要了解儿童的心灵世界，懂得他们的兴趣和爱好，儿童天真活泼，喜欢游戏，有爱美的天性，有丰富的想象力。父母就要根据这些特点，用丰富的精神粮食去哺育他们，使他们健康活泼地发展，成为高尚文明的人。俞芳同志回忆了她童年时和鲁迅相处的日子，从这些回忆中也可以看到鲁迅的教育思想，这些思想就是对今天的父母来说也仍然很有意义。

今年是鲁迅诞辰一百周年。俞芳同志的回忆

录《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》，是对鲁迅的最好的纪念。

周建人

一九八一年三月十日于北京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序 .....              | 1  |
| 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 .....      | 1  |
| 和鲁迅先生相处的日子 .....     | 18 |
| 鲁迅先生在砖塔胡同的几件趣事 ..... | 30 |
| 北京砖塔胡同六十一号 .....     | 38 |
| ——鲁迅先生住过的地方          |    |
| 第一次到鲁迅先生的新屋作客 .....  | 48 |
| 鲁迅先生和人力车工人 .....     | 54 |
| ——读《一件小事》想起的         |    |
| 学习，荣誉和金牌 .....       | 59 |
| “三·一八”惨案时的鲁迅先生 ..... | 66 |

· 1 ·

|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鲁迅先生的母亲——鲁太夫人 ..... | 71  |
| 太师母到我家避难 .....      | 84  |
| 太师母谈鲁迅先生 .....      | 91  |
| 太师母谈鲁迅兄弟 .....      | 99  |
| 我代太师母给鲁迅先生写信 .....  | 105 |
| 在太师母身边的日子里 .....    | 129 |
| 封建婚姻的牺牲者 .....      | 135 |
| ——鲁迅先生和朱夫人          |     |
| 后记 .....            | 149 |

## 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

今年九月二十五日是伟大的文学家、思想家、革命家鲁迅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日。我在十二三岁认识鲁迅先生，直到他离开北京，跟他时常见面，受到过他的热情关怀和亲切教诲。以后，鲁迅先生两次回北京，我都去看望，并且听过他的讲演。鲁迅先生逝世已经四十五年了。四十五年来，先生生前的教诲，时时响在我的耳边。如今追忆当年情景，不禁激动万分。这里写一点回忆，只能寄怀念与景仰之情于万一。

### 鲁迅先生在砖塔胡同

我妈妈死后，大姐提议由她带我和三妹到北京读书，爸爸同意了。但大姐当时才二十岁，我八岁，三妹六岁，三个女孩子，带了行李，由哈尔滨到北京，爸爸不放心，就把这事和他的同事钮伯伯商议。钮伯伯是南方人，当时他也在哈尔滨中东铁路局工作，家眷却留在北京。他在北京的房子

是租来的，地点就是砖塔胡同六十一号。钮伯伯家，除钮伯母外，只有一个女儿，也是八、九岁；此外还有一个保姆。七间房子对于钮伯伯家来说是够宽裕的，所以我父亲和钮伯伯商定，乘钮伯伯回北京探亲之便，把我们带到北京。这样我们一到北京就住在砖塔胡同六十一号，和钮伯母她们住在同一个院子里。约莫过了两年，钮伯伯在南方找到了工作，全家搬回南方，并把他家住过的北屋三间，让给王剑秋伯伯租用。一九二三年春，王伯伯一家搬到青岛去了，他们住过的三间北屋，一直空着。有一次我的大姐邀请太师母（我们三姐妹对鲁迅先生母亲的称呼）来我家吃饭，饭桌就摆在北屋里，太师母曾问起这三间房子为什么空着，大姐说：因为没有找到合适的邻居。万一邻居不好，搬进来容易，请出去就难了。因此我们在砖塔胡同有三间北屋空着，太师母是清楚的。

后来大先生（我们三姐妹对鲁迅先生的称呼——下同）、二先生（周作人）发生分歧，大先生不愿再在八道湾住下去，打算尽快搬出，但是一时找不到房子，心情十分焦急。大先生和太师母商量，太师母告诉大先生说：俞芬三姐妹住的院子里，有三间北屋空着，只是屋子小，比这里的屋子差……。大先生听了，认为房子好坏不拘，只求早点搬出就好了，因为一则是暂住，二则是急需，邻居是同乡，又是三先生（周建人）的学生，而且俞芬姐妹的父亲俞英匡先生，经蔡元培先生介绍，大先生是认识的。经

过实地看屋，决定先搬砖塔胡同作为暂时栖身之所，同时另找合适的房子，再作长居之计。于是太师母就托大先生的学生孙伏园、许钦文再转托许羨苏姐姐和大姐商量。大姐听说大先生家要搬来，当然同意。这些关于大先生、大师母（即朱夫人）搬来砖塔胡同的经过情况，是太师母事后告诉我的。当时我和三妹因年纪小，并不清楚。

只记得在七月下旬的一个晚上，大姐把我（当时实足年龄十二岁）和三妹（当时实足年龄十岁）叫到跟前，激动而严肃地说：“大先生一家就要搬来了，他们是喜欢安静的，以后你们不能吵吵闹闹，只能斯斯文文。”她看我们一时没有答话，就威胁说：“不听话，小心我的扫帚柄！”我想，太师母到我家来作过客，她是一位慈祥的老人，很喜欢小孩子。她老人家的大儿子怎么样呢？不知道。听大姐的口气，大概有些“凶”吧？我打定主意，以后要“多加小心”，不可“轻举妄动”，免得自讨苦吃。

八月二日下午，大先生一家搬来了。记得大先生初搬来时，他身穿白夏布长衫，留着短胡须，神情严肃，脸上没有一点笑容。当时我真有点怕他。我和三妹走上前去，叫了一声“大先生”，并向他深深地鞠了一个躬；再向站在他旁边的大师母也鞠了一个躬，就跑到自己住的西屋里去了。但又很好奇，从窗户里偷偷往外看他们。此后一连几天，都不敢轻易接近。又过了几天，情况有了转变。我首先发现大先生很注意我们小孩子的行动。我在院子南面小

土堆上种了一株“独叶芋芳”，过去从来没人注意过，而他搬来不久就问我：“为什么你种的芋芳总是只有一片叶子的呢？”我说：“新叶出来了，又嫩，又绿，老叶颜色太深，不好看，我就把老叶摘掉了。”他告诉我，这样芋芳是种不好的，叫我以后不要把老叶摘掉了。这时在一旁的大姐已经熬不住，在骂我“呆”了，可大先生却微笑着对她说：小孩子总有小孩子的想法和做法的，对他们的幼稚可笑的行为，要多讲道理，简单的指责和呵斥，并不解决问题。

大先生搬来不久，就送我和三妹各一盒积木，平时也常买糖果、点心给我们吃。我们玩着有趣的玩具，吃着美味的糖果，逐渐觉得大先生非但不“凶”，而且是一位和蔼可亲的长辈。于是，我们把大姐过去对我们的一番“教训”、可怕的“扫帚柄”等等，一股脑儿都丢在脑后了。

大先生对孩子从不摆架子，很民主。我的生肖是猪，三妹的生肖是牛，他就叫我们“野猪”、“野牛”。我们也没大没小地叫他“野蛇”（大先生的生肖是蛇）。这在现在并不稀奇，而在半个多世纪前的旧中国，孩子这样对长辈，是会被认为很不礼貌的行为。而他不但不会生气，反而笑着问我们：“蛇也有不是野的吗？”一句话逗得大家都笑了。

大先生平时很忙，但每当我们请他帮忙，向他提出这样那样的要求时，他非但不拒绝，而且总是尽快认真地办



好。记得那时太师母和大先生常把香烟盒里的图片和锡纸反面的衬纸，分给我们玩。我把这些衬纸钉成一个小本子，写了一篇童话，文字当然是很不通顺的，什么老虎呵、兔子呵等等动物都搬了上去，请大先生批改，他高兴地接过去了，而且第二天就改好了。我用铅笔写，他用毛笔改。错、别字改正了，文字通顺了。我不会点标点符号，他给我加上了标点。大概为了尽可能保留原意吧，所以改动不大，但通篇都看过。交给我时，他还说了几句鼓励的话，我听了真开心。

那时我们喜欢用彩色油光纸做“小人”玩，可是不会画人头，就请大先生画。对于这些小事，他也是一口答应，而且我们要提出具体要求，如头型大、小，男、女、老、少等等。他有时即刻画，“立等可取”，有时晚上画，第二天给我们。他画得又认真，又好。由于他既不拒绝，画得又好，于是我们就经常去麻烦他了。

那时，我们在笃志小学读书。有一次，我们班地理常识课老师，要部分学生请家长把各省的省会、主要出产、气候等等，用毛笔填写在卡片上。我和三妹分配到填长江流域各省的卡片，我们就请大先生写。他不但供应我们卡片纸，而且用正楷书写。我们拿到这套卡片时，非常高兴，第二天，到学校马上交给老师。老师认为我的这套卡片写得特别好，在班级上表扬了我们。回家时，我们向大先生说了，他微笑着说：“我写的卡片受到你们老师称赞